

齐鲁晚报 2012.1.9 星期一

编辑:蔚晓贤 组版:王慧英

# 鞭炮声中的回响

文/闵长富

轰鸣的鞭炮声,把沉睡365天的年惊醒了,它揉揉惺忪的睡眼,迈着沉重的脚步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悄然来到人间。“爆竹声中一岁除……”这是宋朝诗人王安石的诗句,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春节在鞭炮声中送旧迎新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最精辟的阐述。

这鞭炮声勾起我乡愁,勾起我联想,勾起我儿时多少迷幻的梦。无限的思绪,和应着遍地齐鸣的鞭炮声,使时光在心中荡漾,往事在脑中回味,心中响起童年炮竹的“回声”。

我家祖辈是农民,生在农村,长农村,我的儿时是在整天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村渡过的,在农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浓郁乡味的年,鞭炮便是年味其中之一。

小时候的我对鞭炮充满着向往和好奇,可是,当时家中穷,买不起鞭炮,新年里,就到别人家门口拾“哑籽”的小鞭。有一次为了一个“哑籽”鞭,与隔壁儿时的朋友叫“二和尚”的争夺打了起来,我拾的哑籽是人家放的鞭炮,我与人家争,似乎背理,所以,我低着头委屈地跑回家。从那以后,每年春节,不管手头多紧,我父亲总设法买点鞭炮回来,既讨个喜气,也让我们过过瘾。

农村中过年,家家户户是在凌晨敬香祭祀。在家中堂屋的条台上,点上香、烛,摆上贡品,以后燃放鞭炮。

先点燃小鞭,那时的小鞭,不像今天有几千、上万的籽粒,最多就一米多长,也不过几百籽粒罢了,一点燃,拧在手中,噼噼啪啪地炸开,转眼即逝,小鞭的籽粒撒满了一地,还有不少“哑籽”没有炸开。小鞭放过,放大炮竹,又叫“双响”,也许就因为响两声而得名吧。三个指头捏着双响,用香把引线点燃,“嗵”的一声,炮竹从手中窜向天空,以后“托”地一声脆响在

空中炸开,紧接着在一片红光中粉飞的碎纸屑纷纷落下。那时的我,就喜欢站在屋前的空地上,眼望天空眨眼的星星,耳听“嗵——托”的炮竹声在四面八方响起,点缀在空中此起彼伏的光亮,虽然没有今天排山倒海的爆炸的声势,但这炮声却传递着新年的气息和人们祈求幸福、安康的心声。

天亮以后,那是我们小孩的天下,个个穿着平时没有的新衣裳,戴着平时没有的新帽子,穿上妈妈刚刚做的新鞋子,口袋中装上花生,瓜子,向日葵。点燃一支香,在家门口捡起小鞭的“哑籽”,有的孩子还把家中未放的整鞭拆开,偷出来,一粒一粒地点,一个一个地炸响,每一个炸响都是弥足珍贵的,此时玩的兴趣达到了高潮。

孩提时代的向往和好奇,今天得到充分的感受和慰藉,我们这个县,是花炮之乡,县内有什么重大活动,经常搞什么焰火晚会,我也能常常去大饱眼福,那晚会上,时而奇峰突起,时而群呼相拥,在开阔的天空炸开一个个璀璨绚丽的图案,那一个个礼花弹在寂静的高空传出一声声爆响和连珠炮似的噼啪,紧接着在夜空开出一个又一个若大无比的菊花。

还有那神奇的瀑布烟花、字幕烟花,使人们从内心赞叹那高新科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那焰火晚会的规模与声势要比各家各户办事故的烟火规模要大得多,并时不给你一个惊喜与新奇。但,这毕竟是带着某种色彩的燃放,虽然轮翻地复制,但我总感觉不到过年燃放鞭炮的那种味道。

如今,新年的鞭炮声真可谓声势浩大,往往从晚上的年夜饭上桌就开始了,不时几声脆响,时而连贯尖声扫射,反正



我们这个小城也从来未禁放过,人们爱怎么放就怎么放,当你不在意时,就在你的身旁“吱”的一声一个奇异的礼花呼啸飞上天空,接着在黑色的夜幕上绽放出朵朵不同形式的花,赤橙黄绿青蓝紫,争芳斗艳,片刻以后,这些五颜六色又化成花雨披披洒落下来。

至零时,鞭炮的响声到了高峰,此时,我站在高楼的阳台上,顾不得凛冽的寒风,面对的犹如一台无法形容的大屏幕,展示一幅气势恢宏韵致奇异的画面,画面上不再是星星点点、稀稀落落的点射,而似一场千军万马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化的总攻战,四面八方的鞭炮声此起彼落竞赛似的响起,演奏出一曲振奋人心的新春交响乐,我被五光十色包围了,周围的鞭炮似一个个方阵的排炮,似乎一场惨烈的战斗已经打响,耳边似海啸咆哮奔腾,汹涌澎湃,震耳欲聋,壮烈而震撼,胆小的人要捂起耳朵,眼睛却直勾勾地看着五彩缤纷的散花。此时,空中那一团又一团缕缕轻烟随风飘浮,轻扬缭绕,慢慢地形成雾气,袅袅升腾,小城的上空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新年的焰火不仅构勒出一幅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绚丽灿烂的画卷,那声响更犹如时代豪情的释放,深厚诗意的流淌,群声汇聚演绎一曲祖国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小康生活的心声的赞歌,小城沉浸在被鞭炮催浓的年味里。

这新年的鞭炮声,是人们发自心底的欢呼,这新年的鞭炮声,带来吉祥的祝福和明天的希望;这新年的鞭炮声,增添了喜气,提升了年味,人们的泪花在鞭炮声中闪烁。

这新年的鞭炮、烟花与地面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彩灯、霓虹灯交相辉映,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水乡纵横交错的河水,映红了这座小城。

在这鞭炮齐鸣的夜晚,家家户户围着满桌佳肴美味,那心潮随着春晚在起伏,那一张张年轻的笑脸溢于言表,老人们面对沧桑巨变,在感叹声中那脸上的皱纹,在一杯美酒的祝福中舒展开来,洋溢在笑脸上的则是绵久深长的欣悦和安享晚年幸福的感慨,瞬间这些都化成一串朗朗的笑声,融入新年的鞭炮声中。

# 红红的年对

文/杨代富

乡下过年,年对是必不可少的。

大年二十九,父亲把红纸和墨交给我们兄弟,要我们写年对。哥刚读初中,我和三弟还在小学,年对自然是哥执笔,我和三弟打下手。哥从父亲的抽屉里找出本破旧的春联书,照着上面的对联,一横一竖地写起来。写好后,我和三弟负责把它贴在大门口和屋里的柱子上。父亲看着充满喜气的红红年对,嘴上乐呵呵,心里甜蜜蜜。这说明家里出了读书人,自家年对不用找人写。在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父亲眼里,那是一份简单朴素但却非常自豪的荣耀。后来我读初中,年对就轮到我写,之后是三弟写。

那时,在村里,写年对成了一种风尚,是件约定俗成的重要事。年对,每家几乎都是小孩在写,其实那不叫写,叫照本现抄。为此,还闹过不少笑话:年对不是贴反了,就是多字少字,抑或意思不对。有一年,村子里吴家两兄弟把大门口的年对弄得一边八颗字,一边七颗字;还有姜家老四给大门口写了一副年对,横批居然是“六畜兴旺”;四月八(吴金贵)写了副“三更来客三更卖,半夜敲门半夜开”的年对贴在面朝大路的

副窗上;有人还给猪牛圈,甚至厕所都贴上年对。这些年对,无不让人发笑。不过,那时,村里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也没谁深究哪家年对如何如何,大多都只是为了图过年的那份红红的喜庆罢了。

后来,三弟读了师范,在师范练就一手毛笔字。我家的年对,自然就比别家的不同。那年,三弟给家里写年对,足足写了一天,一笔一划地写,工工整整,端端正正。写起后往柱子上一贴,每个到过我家的人,都要吃惊地看上老半天,问父亲这年对是从哪买来的,这么漂亮。父亲总是掩不住内心的喜悦笑笑地说,老三写的是由他执

笔。只可惜没几年,他就调走了。

如今,在村里,虽然上大学的人出了一些,可讲到写年对,几乎都摆头,说平时用电脑写东西惯了,用笔写的字简直看不成,更别说毛笔字,有的甚至说从来没有练过。如今的年对,大多都是在集市上买来的由电脑打印的,宽大、花哨,字体绝对工整,只可惜少了点说不出的感觉。

我家的年对,每年父亲

都坚持要我们兄弟写。今年的年对,父亲是指定要我写的。

眼瞅着年关越来越近,但不管怎样,到年三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欢欢喜喜地把年对贴上。今年下的尚未消融的冰雪,染白了山峦、田野、屋顶、街道,定与这红红的年对相互映衬着,构成山村一幅奇妙而温暖的山村图景,小小的山村顿时会充满浓烈的节日气氛,浓浓的年味由此将推向高潮。



非常  
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qwbwbalanghe@163.com

# 异乡他家过大年

文/顾振威

除夕之夜,阖家团圆。灯光和焰火将这个南方小城装扮得美轮美奂,轻柔的雪花也赶来凑热闹,把快乐的除夕点缀得犹如仙境。

爹,您辛辛苦苦一辈子,儿子给你磕头了,贺慈说着就趴在地上对着年老的男人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娘,您身子不好,千万要保重身体,祝您长命百岁,儿子给您也磕头了,贺慈趴在地上对着年老的女人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喜庆的鞭炮响起来了,团圆的饺子端上来了。欢声笑语中故年随夜尽,初春逐晓生。老人将五张百元票子递给贺慈,颤着声说,孩子,真难为你了,这钱就当是给你的压岁钱吧,谢谢你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快快乐乐的除夕。老人说话的声音幽幽的,像叹息,又几乎像哽咽。

贺慈没接老人递过的钱,他真诚地说,老人家,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来这打工举目无亲,以后厂里放假的时候我还会过来看望二老。

贺慈在老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走上了街头。空气中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贺慈感到一阵莫名的孤独和惆怅。他摸出昨天刚买的手机,拨下一串熟悉的数字,手机中竟然传出了仙乐般的滴滴声。通了,老家的电话在停了五天之后竟然通了。听到爹苍老凄凉的声音,贺慈哽咽着说,爹,咱家的电话咋总是打不通?

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声音,爹喜极而泣了,咱这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风雪,通电、通讯线路出了故障,工人们忙了几天才赶在除夕之前接好线路。孩子,说好了回家过年,昨没回来?可把我和你娘吓死了!

爹,厂里一位退休老人说我特别像他的儿子,雇我去他们家过年,说是陪他们一夜给五百块钱。

爹气咻咻地说,我看你是钻进钱眼里了。不就是一夜五百吗?爹给你,爹也雇你回来过年。八天了,整整八天了,你娘每天都顶风冒雪站在村口等你回来。孩子,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我自去。你娘今年七十三了,我七十六了,你说说我们还能过几个年呢我的亲儿子!我的傻孩子!

想到在日月逾迈中发白齿落的二老,贺慈感到心中弥漫着无边无际的疼痛。他哽咽着说,爹,我不是为了钱。我不回家过年,还有大哥陪着您。可是我不陪着退休的老人,他就只能冷冷清清地过年了。爹,老人唯一的儿子是抢救工厂的财产牺牲的。老人有求于我,您说我能忍心拒绝他吗?

笑容在爹的脸上漾开来,他说,好孩子,你是好样的,爹不怪你。

爹,孩子跪下给您二老磕头了,您听到我磕头的声音了吗?贺慈说着就对着家乡的方向跪了下来,一脸虔诚地给年迈的爹娘磕头拜年……

# 聚与散

文/佟晨赭

选择度过一个节日,其实无形中就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尤为中国,每个人都是恋家的。异地经商、求学,或是“宦游人”,都是被迫无奈之下选择离家,于是归家就成了游子们最大的心愿。

然而那些在家团聚的人们呢?在节日到来之前,大人们早早地就开始置办各种物品,准备大摆宴席,这样下来既劳心又费力;小孩子在收获了新衣、零食和零用钱的同时,也担心着大人的叮嘱。一旦节过完了,当然有满心欣喜的快慰,但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疲惫感。说到底,还是一个“聚”字,它在中国人心底缠绕了几千年的缘故。

“聚”一字还包括了“孝敬老人”、“多子多孙是福”等更多的传统习俗。但久而久之,过分追求团聚就演变成了一种模式,甚至是演变成一种负担,使中国的节日在喜庆的气氛下笼罩着一层浅淡的畏惧和伤感,这从大年夜空荡的街景可见一斑。

可是有趣的是,西方的过节方式恰恰是一个“散”字的诠释——男女老少纷纷离家外出,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营造起众人尽情狂欢的奇景。于是疲惫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开始纷纷效仿,这才渐渐摆脱了“聚”字加于内心深处的桎梏——原来大家可以不分彼此、不必拘泥于形式,不再为别人而活,居然可以为这股恣意,这股释放,在“散”的洒脱中寻找快乐的真谛。

“聚”是不能丢的,“散”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只是在原本单一枯燥的生活方式中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从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节日形式。但是切记在感受“散”的快乐时,一定勿忘传统,勿忘根本,在聚和散的平衡中收获完美的生活。